

欲望充斥、情感缺失的网络空间
演绎天使缺席、爱恨交织的故事

天使不在线

ANGEL OFF LINE

刘剑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天使 ANGEL OFF LINE 不在线

刘剑◎著

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使不在线/刘剑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05. 9

ISBN 7 - 5075 - 1895 - 7

I. 天... II. 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2959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b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bs@263.net

电话 010 - 63370164 6603591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荣海印刷厂印刷

880 × 1230 1/32 开本 15.25 印张 390 千字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定价: 22.00 元



上帝操纵棋手，棋手摆布棋子，上帝背后，
又有哪个神祇设下，尘埃，时光，梦境和痛苦
的羁绊

—— [阿根廷] 博尔赫斯



序 曲

独脚一个，撒手倒卧，谁为扶持，自家稳坐。

噼噼啪啪，打上这最后一行字，文字已经把电脑的屏幕塞得满满的，再也没有任何缝隙。键盘敲打的声音突然停止，四周重新陷入一片寂静中。窗外月光如水，窗内我的目光温柔。

当这最后一行字打完之后，一段生活就从我的记忆里被移植到了电脑之中，这是属于我个人的博客日志，把它全部写完后，我突然有种被抽空了的感觉。

没什么可以做的了。我过去的生活，就如同一块旧抹布，擦拭完了该擦拭的，现在，是该扔掉的时候了。

这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。在这个时候，好友列表里所有的人都在隐身状态，他们也许在，也许不在，也许如我一样，在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以后，在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种被抽空的感觉之后，开始期待着一个人的出现。期待着他的头像在电脑屏幕上闪动。在这种盲目的期待中，我想起了一个哲人的话，生命正在虚掷。

窗外的天空，黑洞洞的，一颗星星也见不到。这真是一个让生命虚掷的夜晚。

我是在等着一个叫凤凰的人的到来。屋子里一片沉寂，除了头顶的月光，就是眼前的电脑，月光遥不可及，电脑近在咫尺，但是没什么关系，其实远与近，对我来讲都一样，就像刚刚那一刹那，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死寂的夜晚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的。一定还有很多鬼魂在我身边穿梭，每到夜晚，都会如



此，他们一直蛰伏在电脑的显示屏里，随时会出现，令人措手不及。

你在干什么？钟表指针刚到十二点，他冲了上来。这是今夜即将过去时第一个来造访我的鬼魂。他那个圣诞老人的头像在我的好友列表里倏然一闪一闪，似乎在笑，但也似乎什么表情都看不到。

我刚刚把自己的个人主页充实了一下，贴了很多文字上去，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。我回上一句话。

用这种方式和过去的生活告别吗？他回话，再发上一个坏坏的笑脸。

我：算是吧。

凤凰：你找到那首歌了吗？你上次和我说过的那首英文歌？

我：找到了。

凤凰：这样深的夜晚，那样的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什么？

我：不会想起什么，不过是一首歌而已。

想女人吗？凤凰的头像频繁地闪着。

我：不想。

凤凰：你老婆呢？

我：她出去了。

凤凰：你今晚想和她做爱吗？

我：（愤怒的表情）

凤凰：别恼火，女人独守空房会越来越哀怨，男人就无所谓，只要你愿意，即使一个人在屋里，男人也会有很多快乐。但这种快乐可不是一个什么博客主页就能带给你的，我知道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。

凤凰发过一只拿鲜花的手。

我：我能有什么快乐？

凤凰：给你个网址，你会发现，自然有快乐在那里等着你抓



获，只要很少的一些钱，快乐就来了，如此简单。

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三十分钟后，我进入了凤凰告诉我的那个网站。

我开始注册，用手机号注册，这种方法很简单，在凤凰告诉我的这个网站上，明确地写着，只要每月五元，就可以成为普通会员，每月三十元，就可以成为一级会员，二百元以上者则会成为VIP，就是俗称的贵宾。不过，一般三十元就可以突破禁忌，我当然要突破禁忌，五元和三十元有什么区别？谁都不会为了那二十五元，而让自己少掉许多乐趣。

我数了数，大约有十几个视频宝贝的头像出现在电脑屏上，这一面网页的最上角有几个大字“天天星期八，天天性冲冲——欢迎进入星期八聊天吧，跟我聊吧”。大字下面，每个女郎的眼神都直勾勾地看着你，她们的头像在淡蓝色的背景下闪烁着亮光，不断地变幻着各种姿势和色彩，个个生动诱人，呼之欲出。

凤凰的头像又在闪烁着。

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打上一行字。

凤凰：人间天堂。看到那些头像了吗？凡是涂成粉红色的宝贝就表示在线，你只要点击一下，你就可以和她进入包房直接聊天了。

我：我和她聊什么？

凤凰：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？还有，只要你肯多花些时间，你老婆不能满足你的，她就能满足你。

我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黄色视频吧，是吗？

凤凰：不是，这不是简单的黄色视频，这是一个通向你内心深处的地方，你能猜出来吗？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，会有多少人像你一样，等着一个这样的地方直接抵达心灵？

打完了这一行话，凤凰下线了。



被涂成粉红色标志的宝贝有七八个。我仔细看她们每个人的表情，她们都很年轻，眼神里有种与在酒吧、洗浴、歌厅等风月场所里见到的欢场女人不同的稚嫩和清纯。想一想，她们就在某个地方，同我一样潜伏着，等待着被人唤醒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些人比我幸福，起码她们还有希望，我呢，我的希望在哪里？

我把眼睛闭上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突然非常地想念安琪，想念着她在这一刻会把手机打响，想念着她沙哑而性感的声音，还有她光滑柔软曲线依旧的胴体。

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从两年前的那次事故以后，从那次的协议离婚再到和好以后，有些事情已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，有些东西正在变质、腐烂，不可能再重新开始了。每次的问题都一样，每个人的问题也差不多，生活周而复始，日子互相抄袭，就是这样。

我盯住一个面孔，这人长得有些面熟，很像一个从前认识的人，就是她吧。我将鼠标对准她的脸，把眼睛闭上，轻轻一点。

凤凰说得对，直接抵达心灵，这样好，比较直接。

她：是公聊还是私聊？

我：怎么是公聊？怎么又是私聊？

她：公聊就是进入一个公用聊天室里群聊，如果私聊，请建立一个私聊的包房？

我：私聊时我这里没有摄像头可以吗？

她：你可以不用。

我：好的，我选择私聊。

她：那就麻烦你再次注册一下吧。你要想聊得更深入的话，可能还要一些费用，但是这个包房以后就属于你了，想见我，给我发站内短信，在你自己的私人包房里就行。

我：这样很好。

这个宝贝现在就出现在我的电脑里，她的头发很长，乌黑笔



直，很性感，她的脸始终低着，我看不清她的模样，但直觉感觉这人不会超过二十五岁，她穿一件黑色的风衣，很严实扣到了脖颈处，她坐在一个蓝色的电脑椅上，在她身后，隐约可见一个书柜，但是里面空空的，没有书，这是个民居，不是网吧。这样的聊天通常都是在民居里，不是网吧。

她的名字叫粉红佳人。这个名字我很熟悉，在我还经常饭局不断的岁月里，我会在一些比较奢侈的宴会上喝到这种酒，这是一种法国产的白兰地，性烈，上头，但是很过瘾，我通常不加冰和水。每当把这种酒喝下去，一种火烧般的感觉就马上从喉咙里直翻到脑海，这是一种很刺激的感觉，我那时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很刺激，与现在恰成反比。

她把头渐渐抬起，我看见她的脸在黑色外衣的掩盖下非常的苍白，她的眼睛很大，她看着我，眼神很迷茫，似乎什么也没有看。电脑屏幕里人多少会有些变形的，这种变形感让人有种一切都不太真实的感觉。我盯着她仔细地、大胆地看，黑色外衣紧紧裹着她的身体，她似乎是个很消瘦的女孩。有那么一刻，当我看到她的眼睛的时候，有一阵极度惶恐的感觉出现了，我觉得我真的是发现了一个鬼魂，一个熟悉的、永生难忘的鬼魂。

她：想听听我的声音吗？你可以把话筒接上。

我：不想。我只想好好地看看你。

她：你不想让我看见你是吗？谁介绍你来我们这里的？

我：一个叫凤凰的人，你认识吗？

她：没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可能也是别的朋友告诉他的吧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里的常客都有登记，都是用QQ号登的记。

我：我不是常客。

她：没关系，只要你上来几次，你就会成为常客的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



我：我会成为常客吗？

她：当然，除非你不是个正常的男人，呵呵。

我：也许我真的就不正常。你的名字叫粉红佳人，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吗？

她：我不知道。我这是瞎起的。你有QQ号吗？给我一个吧。以后我们可以直接联系，经常在这里聊天的。

我：我没有。或者说，我想暂时保密。我不一定会经常上来的。

她：那随便你。我问你，你那边热吗？

我：什么意思？

她：我这屋子里很热，我是说，我都快热晕了，你介意吗？我想把衣服脱掉。

她开始慢慢地脱掉黑色外衣，在黑色外衣里面，是一件几乎透明的吊带短裙，她的四肢很光滑纤细，但是在短裙里面，我看见红色的围胸包裹着她丰满的双乳。这是一个身材俱佳的尤物，有纤细的四肢却也有足够凹凸的肉感。

她：嘻嘻，你看我的身段怎么样？

我：挺好的，肥瘦均匀。

她：你的口水该流出来了吧？

我：我拿碗接着呢，要不楼下准以为是上面水管子漏水了。

她：想看得真切些吗？你把窗帘挂上，把灯关上，再把你电脑的屏幕擦洁净点，你就看得更真切了。

我：谢了，我这里已经够真切了。

她：有多真切？

她把胸脯挺起来，然后一点点地解掉短裙，红色的胸罩紧裹着的两个鼓包一点点地挤进了我的可视窗口，我把可视窗口打到



最大，一片红色的凸起占据了整个屏幕，直冲着我的眼睛撞过来。

她：看傻了吧，哥哥。我身材好吗？

我：我只看见了你胸罩的牌子，是婷美的吧？

她：呵呵。你有可视头吗？要不，你也打开吧，让我看看你，是不是个超级大帅哥！

我：不用了。我很丑。

她：丑不怕，你要是身材好，也让妹妹看看，咱俩比比，行不？

我：我没这个爱好。

她：别那么冷漠，哥哥，再给你看点刺激的。

她把胸罩往下拉了拉，深陷下去的乳沟春光乍泄般地露了出来，她用两手按住乳房，用力挤在了一起，两个骄傲的半球轻轻摇晃着，荡起一阵阵诱人的波纹。

她：哥哥，我还会钢管秀呢！你想看吗？

我：钢管秀？脱衣舞表演是吗？你会？

她：我会。我们一天要练至少一个小时的钢管秀，我跳得可好呢！

我：是吗？不过，我对舞蹈兴趣不大。

她：你对什么有兴趣？

我：你的脸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

她：脸有什么好看的？你们男人不是说过吗，关上灯，所有的女人都一样，只要身材好，就什么事都能解决了。

我：可我只想看看你的脸。

她：为什么？

我：因为脸上有些真相，是不容易被掩盖起来的。

她：你说话有点深奥，是作家吗？



我：不是，我是一个和你见过的大多数人一样的，有色心没色胆，喜欢上黄色视频的已接近中年了的男人。

她的脸上很干净，长长的头发水一样地泻了下来，依我的要求，她将头发撩开，她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，她是一个长着可爱的小虎牙的女生。如果在白天，我会以为这是一个清汤挂面型的女孩，我喜欢这种类型的人，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。但是这是在晚上，晚上，很多人都会暴露出真相。这个女孩，她暴露的也是一种真相，不过于她而言，是种职业的真相，于我而言，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真相。她的面孔让我想起了我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真相，她像极了曾经把真相放在我面前的那个人。

她们简直是太像了。

她：我漂亮吗？

我：很漂亮。你好像是我大学时的那些个校花。

她：你想知道我的三围是多少吗？

我：我对数字没兴趣，眼见的才是实的。

她：那好吧。我脱了让你看看吧，你回头猜猜吧，猜对了我有奖。

我：好的，我先猜上围吧。如果你愿意，由下到上也可以。

她：别贫了。想往下，你要付费的。

我：我付吧，告诉我账号。

她：嘻嘻。

我：你笑什么？

她：我说过，你会成为常客的，只要你想看更多的东西，你一定会成为常客的。

她把胸罩解开，我看见一抹白嫩的肌肤在我眼前慢慢地晃动越来越大。刚才我用手机往一个账号里充了五十元的值，作为回



报，她要袒露胸部。这是一个看一眼就价值五十元的胸部。在这个城市，满大街都是做一次只需一百五十元的妓女，满大街都可以见到十元钱一张的黄色 VCD，甚至在火车站的某个小旅馆里，你还能找到五十元一次，三十元一次，甚至十元一次的村妇，但是我今天却花了一百元，看一个女人的胸部，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时刻，我的款爷朋友胡一平要是听说了，肯定会吐口水，往我脸上吐的。

我老婆安琪，宏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最有实权的副总要是听说了会怎么样？她会不会对我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丈夫彻底失望？她会的，她不会的，她应该早想到了。

胸罩一点点地往下退，到了关键的起处，又停下了。

她：嘻嘻，我在想像着你的表情，你一定是两眼都红了，手还抚摸着自已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吧？

我：猜这种事有劲吗？猜着了又怎么样？你不往下进行，是在吊我胃口吗？

她：不是，我在想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说，你看了我以后，会喜欢我吗？

我：试试吧。

她：把眼睛张大，我只让你看一眼，要是你眨眼了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胸罩突然落了下来，屏幕里，是一片白花花的丰沃，可眼睛还没来得及适应，突然又有一片漆黑撞入了眼帘，接着听见电脑鸣叫了一声，然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一切重归于沉寂。

这周以来，这已经是第三次停电了。



第一章

1

我家楼下有一间二十四小时开着的小饭店，叫“山西面馆”，不过，这个叫面馆的地方最好吃的是一种特别辣的过桥米线，在我还是一个纯情少年的时候，我曾经在这里请过很多和我一样纯情的女孩。选择这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，一是这里的消费很低，十元钱可以搞定一顿午饭；另一个原因更加重要，这里的桌布都非常宽大且厚重，非常适合隐藏大腿，当然，也能隐藏一些其他的部位。依靠着宽大的桌布，我曾经成功地抚摸过个别女孩子白嫩的大腿，这里面，就有我现任的老婆安琪。

面馆的主人在一年前死掉了，现在的老板是他的二儿子。也是他四个儿子中长得最像他的一个。夜里看见他靠在柜台上，在两只蜡烛的微光掩映下，活脱脱地就像他老子又重生了一样。他们有几乎一样的长相，永远洗不净的黑脸，永远也不稍作整理的络腮胡子，眼睛鼓突，眼袋庞大，眼屎极多，把眼睛黏得像个馄饨，都是靠在柜台上哈欠连天，极不热情。我对他老子印象深刻，还曾一起吃过一次烧烤，但是对他儿子就差多了。所以，在夜里一点钟冷不丁地看见他，有那么一刻，简直觉得是另一个鬼魂跑了出来，我宁可相信，面前站的是一个借尸还魂的人。



过桥米线端上来的时候，我在考虑是不是要一瓶啤酒。三周前，安琪强行把我扭送到她闺中死党呆的医院里做了检查，其结果是我的体重超出了正常体重六十斤，重度脂肪肝。死党当时的手扣在我的腕子上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文波，再这么暴饮暴食，那就是想自杀了。”曾经一度爱我如生命的安琪不会让我自杀，尽管这爱现在已经有些变质了。但是让我忌酒她是干得出来的。死党的手在当时有种职业性的冰冷，几乎冷到骨髓。此后，每到端起啤酒，我就会感觉到安琪监督的目光和死党冰冷的小手，这酒喝得了无况味。

几个啤酒瓶放在桌上，我很缓慢地将它拿过来，老板知趣地拿过一根蜡烛，插了进去，眼前有点光亮，但门外是一片漆黑。

“又停电了，操！”老板说，“这一周三次了，听说，这一停就是一个区，是他妈的电力部门干的，现在全市的电力很有问题，很有问题。”

我把米线挑起来，往嘴里送，腰上的手机有些微的震动，不用看，我也知道是谁。

“干吗呢？”夜空中，安琪哑哑的声音有种性感的诱惑。

“吃面，想你，还有，”我把面放进嘴里，在突突的声音里含糊地说：“等着来电。”

“今天晚上和电力局的朋友吃饭来着，说可能要停一个小时吧。现在全市的电力太紧张，这是电力局分段停电的时间。黑灯瞎火的，你还出来呀？”

我把米线放进嘴里，辣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“你没和胡一平在一起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就好。那种声色犬马的人，少理他为好。你没喝酒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千万不能喝。你是重度脂肪肝，再喝下去就危险了，你那血脂化验单在我这呢。这一天太忙了，都没来得及看。我估计你血



脂也有问题。”

“没有吧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，今晚上我不回去了，要加班。你一个人睡吧。有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除了没有还会说什么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吃完米线赶快回家，我可告诉你，不要去找胡一平，不要去找那种人。”

安琪把电话挂了。

千万不要去找胡一平——我一边吃米线，一边想，真可笑。我老婆这么怕我去见这个人，她从来也没有抽空想一想，其实她和他之间有什么不同？他们难道不也是一类人吗？

2

一个人吃饭，尤其是在一个停电的夜晚，漆黑的夜晚，是人生最乏味的时刻。

我给胡一平打电话，电话响了至少三十秒，他才接，电话那头很吵。

“文波，要他妈的不放到振动上，就真听不见了。在哪呢？一个人泡网呢？”

他那边有唱歌的声音，这小子真的如安琪说的，在那里声色犬马呢。

“我没有，在吃面。你要有空，就过来吧。”

“我哪有空，妹妹一手一个，你来吧。我签单，给你也找一个。”

“那算了，我们这里停电了。我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

“我们这里电足得很，真是电力十足，小妹妹，来，亲一个，靠，你装什么纯情，哥哥我——”

我把电话挂掉，胡一平的声音听起来又像是喝多了，这家伙一天喝多两次，花钱如流水，但是钱却仍然赚得让人眼红。

我把过桥米线吃光，肚子里有点食了。然后想了想，还有谁可以找。

有一个人肯定没睡。他今天要值二十四小时班。

我把电话拨过去，刚拨通，突然眼前一阵炫目的光芒照了进来，刚刚影影绰绰的面馆里猛然间白光大炽，把眼睛都刺疼了。

“来电了！”面馆老板欢呼着。

面馆外面漆黑如墨的街道两旁的路灯一下子亮了，我们家居住的那座高层也有几户窗子亮了起来，这突然间到来的光芒竟然给人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感，在这熟悉的亲切感中，我看见了。一个熟悉的、曾经带来生活真相的面孔，一个似乎只有鬼魂才有的面孔。

3

她从一辆奥拓车上下来，一个人，孤零零的，向面馆的方向走来。她留短发，染成了一种黄红相间的颜色。穿一件紫色的外套，在路灯下身影很苗条。她走得很快，倏然间，她就推开了面馆的玻璃拉门，她的脸就在那刚刚浮现的灯光下苍白地一闪，人已经进来了。

面馆老板很殷勤地迎上去：“您来的真是时候，刚来电，要不就得摸黑点蜡了。您要点什么？”

“一碗面。”她的声音很低沉。

她几乎一眼也没有看我，就直接掠过我坐到了我身后的桌子上了，她走过时，一阵浓烈的香水味涌了上来。